

子大深初字洪子卽達之外弟也至

子子汝南號頤字仲良與其弟汝寧內兄皆於

其居而施行焉按顏之雅曾曰北人名字不

齊書往往如此然未有舉其字之者蓋古

必爾顏據按前疏引史記孔子

生顏子字子思子思生顏子

自是沖鄧冲者音書傳云冲與

〔接葉堂筆記三〕

清代学术大笔记丛刊

21

吴 徐德明
平 主编

學苑出版社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21

戴震撰

经

考

五卷

附录

七卷

校记

一卷

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乾隆举人。少时从学婺源江永。深通天文、历算、史地、音韵、训诂、考据等学。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对经学、文字学有卓越的贡献。是乾嘉学派中皖派的创始人。任《四库全书》纂修官，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已五十三。一生著述甚多，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勾股割圆记》、《屈原赋注》等二十余种。后人汇编为《戴氏遗书》。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算经十书》，皆称精核。

《经考》五卷，卷一考《易经》，卷二考《尚书》，卷三考《诗经》，卷四考《周礼》、《礼记》、《大戴礼记》等，卷五考《春秋》。戴氏汉宋兼取，对于汉儒之误，亦逐一指出。如卷一《易取变易之义》条，引胡瑗、程子、朱熹之言，按：易之名，惟取变易之义。认为汉人谓一名而含三义者尤疏远。又《易为卜筮而作》条，引朱熹三说，说明《易》本是卜筮之书。卷二《今文尚书》条，戴氏认为：伏生之书初出屋壁，并民间得《泰誓》，共二十九篇。用当时隶书写之，故称为今文。所谓「徒得之记忆」、女子传言事，均不足信。卷三《篇次世次》条，按：苟其诗，得乎义之正，而为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邪？卷五《书王》条、《不书即位》条、《诸侯立子之制》条，均可资参考。《君氏》条，引黄泽、顾炎武等说，说明此是省文法，犹曰「君之母夫人某氏」尔，成一家之说。又《踰年即位》条，引顾炎武说，肯定了在一般情况下顾说成立。

有《鄒斋丛书》本，南陵徐氏据天壤阁传抄本校刊本。

此次影印用南陵徐氏据天壤阁传抄本校刊本。

經考卷一

休甯戴震記

重卦

戴東原先生
經考五卷

余誠格題

囑

張懷瓘曰先賢說八卦非伏羲自重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爲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易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

自重之驗也

程大昌曰周官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爲六十四

矣

王弘撰曰孔子言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其爲伏羲重卦無疑若復別有人孔子豈得無一言乎又如八卦相錯明八卦已錯爲六十四矣

顧炎武曰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程迥曰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先儒謂周易以變者占非也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亦非也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

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也

顧炎武曰連山歸藏非易也而周官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易取變易之義

經考卷一

十二

胡瑗曰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又云生生之謂易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朱子曰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

故謂之易朱子語類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爻於陰爻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按易之名惟取變易之義故四營而成易謂之變也變

易之義足以盡之朱子兼交易爲言就成卦以後圖位明之耳變易中能兼交易聖人命名祇歸於一漢人謂一名而含三義者尤疎遠

彖辭爻辭

孔穎達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平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案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

經考卷一

三

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續等並同此說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劉安世曰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若爻辭是文王作不應曰王用亨於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也

九六七八

周易乾鑿度陽動而進陰動而退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九六爻之變動者繫曰爻效天下之

動也

孔穎達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張氏以爲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但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質而不變爲爻之本體九爲老陽六爲少陽八爲少陰質而得老陰之偶也故謂之多

老陰文而從變故爲爻之別名

沈括曰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耦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

經考卷一

四

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

朱子曰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陰陽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

又曰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

顧炎武曰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杜元凱註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今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

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

經考卷一

五

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乾遇七則一百六十一坤遇八則一百九十二

按大衍之數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蓍分而爲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初凡四營成易是爲一變掛初所得非五則九去其初掛之一或四或八也四者一其四爲六爲老而七八爲少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

營掛扱所得非四則八是爲再變除兩次得數如前合

見存之策而四營掛扱所得亦非四則八是爲三變合

三變乃成爻三奇曰老陽三偶曰老陰一奇二偶曰少

陽二奇一偶曰少陰此驗於掛扱之數而知之者也老

陽數九而其策三十六老陰數六而其策二十四少陽

數七而其策二十八少陰數八而其策三十二此驗於

過揲之數而知之者也陰陽老少所以別其成爻之有

變有不變而已說者假乾坤六子以明之言乾坤以喻

老陽老陰言六子以喻少陽少陰其實奇偶未成卦

泥於辭觀之則惑矣

十翼

經考卷一

六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漢書載文志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漢書儒林傳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當作言解說上下經

魏志高貴鄉公問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濟于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

能詳盡

隋書經籍志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孔穎達曰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旣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彖三下彖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又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解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解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彖辭各附其當爻

七

經考卷一

七

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程迥曰朱侍制新仲嘗謂迥曰序卦非聖人書唐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今序卦亦出於經師可知也吳仁傑曰費直易省去彖象傳繫辭傳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王弼王肅易皆存傳字蓋本於此又曰費直易亡章句崇文總目序云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按鄭康成易以文言說卦序卦合爲一卷則文言雜入卦中康成猶未爾非自費直始也直本傳云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解經但用彖象繫辭漢書本誤以之言字爲文言耳然彖象

繫辭之名一沒不復汨亂古經則始於此

朱子曰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貌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載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爲之爾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彖辭各附其當爻下則爲得之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

經考卷一

八

馮椅曰鄭氏易隋志九卷唐志十卷不知何緣增一卷崇文總目止有一卷惟文言說序雜合四篇餘皆逸旨趣淵確去聖人未遠也中興書目亡

俞琰曰隋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注本以說卦三篇分出序卦雜卦則序卦雜卦之名蓋始於康伯也閻若璩曰余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丘明蓋左氏六國時人習聞闕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後

先事之虛實有不暇顧或者猶以歐陽公書爲據余請更以事徵之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兩章據昭十二年別克己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爲臼季所聞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於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

按漢載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十二篇者三家所同也隋志以說卦三篇爲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據史記世家已有說卦之稱則武帝時太史公已見之不可謂漢初無

經考卷一

九

說卦也漢書已明言序卦鄭氏易有文言說序雜四篇而俞琰謂序卦雜卦之名始於韓康伯亦考之未詳

又按吳氏正漢書文言爲之言致確陸德明易釋文於繫辭上篇題下云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肅所注亦費氏易未嘗省去繫辭之目也而吳氏謂費直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者此後人誤解漢書傳會爲之漢書但云費氏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仍是經二篇傳十篇但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傳意明其當時口授學徒如此何嘗汨亂古經沒彖象繫辭之名乎使如吳氏所云則劉向班固皆

當言其篇題與古文異矣凡以改易古經咎費氏皆不察之論也

又按鄭氏易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猶合爲一卷則分文言入乾坤二卦後亦始于輔嗣也唐李鼎祚集解又分

序卦於各卦之前如詩書之序伊川易傳則于卦辭前引序卦傳兼論上下兩體與李氏同意

又按隋志言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易說卦三篇書太誓一篇本後漢王充房宏等之說劉歆移書太常博士只云太誓後得不繫何年說卦三篇宜與之同時而得但武帝世已有不當宣帝世耳易以卜筮得不禁而漢初失說卦三篇者考說卦序卦雜卦辭指不類孔子之言

經考卷一

十

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傳聞漢武帝時博士集而讀之合於上下經彖象繫辭文言爲易經十二篇猶以太誓合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爲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也序卦雜卦雖各自爲題統而言之固可謂之說卦三篇先儒合爲十翼遂一歸孔子而無敢異議矣

易爲卜筮而作

朱子曰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爻之人

又曰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

以待叩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解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辭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而不謬於所之也

又曰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

經考卷一
之辭乎

理象數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豪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

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

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

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故王弼曰義苟應健

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然觀其意又

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設而遽欲忘之也

卦變

蘇軾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責之彖傳也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經考卷一

十一

朱子曰卦變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推說非謂先有彼卦而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江晉齋先生曰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三陽來者本此需反爲訟需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也蠱

經考卷一

十二

反爲隨蠱之上九來爲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初九爲成卦之主爻解謂之官官者主也隨反爲蠱隨之初九上而爲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主是以成蠱責反爲噬嗑責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爲六五亦得中也噬嗑反爲賁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爲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復亨剛反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爲復故

謂之反大畜反爲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爲初九而爲主於內卦也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外乾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无妄反爲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爲上九而尚乎六五之賢也恒反爲咸恒之初六上而爲上六恒之九四下而爲九三也咸反爲恒咸之九三上而爲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咸恒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相反之卦明夷反爲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家人反爲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解反爲蹇解之九二往而爲九五也蹇反爲解蹇之上九三往而爲九四得五上二陰爲眾蹇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卽爲得眾不必坤而後爲眾也益反爲損以益之初九爲上九是爲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爲益以損之上九爲初九是爲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下也損以上爻爲主益以初爻爲主觀爻辭可知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萃反爲升萃之三陰爻升而爲上卦也上三陰爻雖同升當以六五爲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六五也革反爲鼎革之六二遁而上行爲六五也歸妹反爲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爲九五歸妹之六三往而爲六四皆爲得位之正下云其位

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得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節反爲渙節之九五來爲九二節之六三往爲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爲序天道人事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凡云往云上者皆自反卦之內卦轉入外卦云來云下云反者皆自反卦之外卦轉入內卦卦名亦有翻轉取義者如復之下一陽從剝之上一陽來反故謂之復升之上三陰從萃之下三陰上升故謂之升夫子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

朱子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此例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爲典要是也宋時薛氏溫其於蹇解二卦云諸卦皆指內爲來外爲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則爲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此說正得反卦取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海已收之按李鼎祚集解引蜀才虞翻荀爽諸人論卦變某卦本某卦者近于穿鑿而王弼孔穎達之說又虛而無據蘇子瞻舉賁卦發其義剛柔往來相易皆本諸乾坤伊川易傳同此說朱子專主相比之兩爻相易江

先生主序卦之反對相易然損之六三爻辭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似指本卦上下體而責之彖傳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指上下體則分字尤明主反對則不免費辭也大致繫辭所稱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或兩卦反對相易或卦之兩體上下相易兼二說乃備主上下兩體王拱東會論之但引據未當

互體

朱子曰以二三四爲一卦又以三四五爲一卦爻辭取象或以上下正體之卦或以中間一二互體之卦春秋左傳所載占筮問取互體漢魏以來諸儒說象每取互體蓋易中取象之一端不可廢也

經考卷一

十一

又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王應麟曰京氏謂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胡炳文曰本義謂雜卦傳自大過以下或疑其錯簡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愚竊以爲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始於乾終於夬

夬之一陰決盡則爲乾也

顧炎武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變故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又曰晉書荀顥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

經考卷一

七

又曰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又謂頤初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類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

按屯之六三卽鹿无虞應劭風俗通義論林屬於山爲麓引之虞翻云卽就也艮爲山山足稱鹿蓋以三四五成艮取互象凡言互卦類此若雜卦傳未簡以韻協之不誤而卦不反對先儒因以互體爲之說則大過之初二三成巽二三四成乾是爲姤上初二成艮初二三本成巽是爲漸五上初成震上初二成艮是爲頤四五上本成兌五上初成震是爲歸妹三四五成乾四五上本

成分是爲夬此自大過已下之次第也別爲互卦之一例又自二至五互之則復爲乾矣其說至巧雜卦傳若

信爲孔子所作竊疑聖人之言不如是之巧也

宋儒復易古本

尤袤與吳仁傑書曰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爲之跋嘗以板行乃與左右所刊呂汲公古經無毫髮異而東萊不及微仲嘗編此書豈偶然同耶

董貞卿曰呂氏周易古經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象第三下象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

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其所次序本末並與東萊定本同但東萊只分上經下經

三下象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其所次序本末並與東萊定本同但東萊只分上經下經

經考卷一

文

十小有不同爾

洪常曰周易序次有古經今經之異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於傳而一之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乃獨刻本義傳於世

吳肅公曰成化時教諭成矩始刊今易注從朱而書則

從弼襲名爲本義其實非朱子之書

顧炎武曰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其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

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是也於是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消亂

朱彝尊曰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

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爲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錢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

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

按呂微仲考定古易在元豐五年晁以道呂伯恭之本俱出其後微仲伯恭所定與唐孔沖遠言鄭學之徒數十翼者合凡異此者可以此斷其未盡合乎古矣又按宋寶祐中克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傳義附錄紛亂朱子本義元本實始于此

文

經考卷一

經考卷一

經考卷二

休甯戴震記

伏生所傳尚書二十八篇

虞夏書四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伐耆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殷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

孔臧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臯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數者

乃強分之非也

今文尚書

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

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

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

天子見問說之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漢書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卷伏生傳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授者

氏立於學官

經考卷二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呂傳族子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秦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

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

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

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又曰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

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

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

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

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

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

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

經考卷二

三

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

又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

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皆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

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馮班曰戴文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以教濟尊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

經考卷二

四

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之從兄之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晁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微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言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晁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之讀之耶某曾身至濟南潁川其語言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語言不相通耶

閻若璩曰史記儒林傳敍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

周稱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班固於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甚失遷之意

朱彝尊曰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秦皆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爲一卷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秦書篇混入爾

又曰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氏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錄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二十九篇其一是序也

按伏生之書初出屋壁并民間得泰誓共二十九篇武帝時博士合以教授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爲今文而孔壁所得者卽許氏說文解字敘所云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者是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非科斗書僞作孔安國古序者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莫東漢衛宏使女傳言教錯之說儒者未深考不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壁

藏之漢興卽以教齊魯之間非徒得之記憶亦無使女子傳言事伏生書無泰誓而史乃言二十九篇必是時已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益以泰誓共爲博士之業故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以泰誓爲武帝末始得或云宣帝初並相傳失實也朱彝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爲百篇之序使伏生書已有是序則伏生傳授時已知有百篇何以孔臧乃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耶

又按晉書衛恒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由其言觀之壁中書乃古文非科斗書凡漢魏晉間人所稱得科斗文字本皆古文因時人不知而謂之科斗書耳邯鄲淳傳古文書法非寫科斗書失其法者聞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此效科斗形爲之轉失古文法也

虞夏同科

孔穎達曰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楊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灝灝爾則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